

期十第 卷二第



目前局勢下的兩個問題.....胡繩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青年運動.....吉罡

致日本同胞.....鹿地亘

關於利用舊形式的認識.....穆木天

利用舊形式的二三問題.....羅蘇

如何建設農村文化.....方之中

保衛大蘇北(江蘇通訊).....鮑雨

華北的日本傀儡(華北通訊).....坎尼夫

抗戰到底(詩).....臧克家

為被殺害的同胞復仇(封面畫).....白波

武漢文化團體對「意阿合併」的意見書(特載)

• 記登報政政請早已業刊本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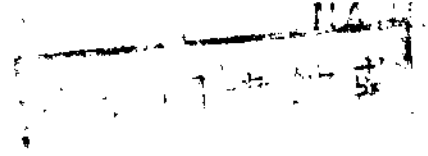
• 刊旬門戰 •

分五售零冊每
角六冊二十卷一
角五元一冊六十三全

社刊旬門戰...者行發
號四三二路翼林胡昌武
館書印昌新...者刷印
店書活生...者售經

蘇...人...編
樓...鄉...人行發
號一第第信政對口漢...處一通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青年運動

吉星

青年運動在中國，已經不是一個沒有歷史的現階段的時代產物了。而對於青年運動本身所發生的問題，僅僅是今天我們所需要的青年運動，究竟應該採取怎樣的形態來出現的問題而已。從對照着發展在世界上而具有不同政治思想中心的青年共產主義國際（Young Communist International）與德意兩國的挺進隊（S. A.）（巴里拉（Balilla））來講：前者是第三國際所領導的一個具有世界性的國際革命運動的青年組織；後者是法西斯政治運用上的一個青年組織。我們中國的青年運動，既沒有和青年共產主義國際同樣的歷史背景；同時也沒有與德意挺進隊製巴里拉同樣的政黨運用。過去是隨着反帝，反北洋軍閥的革命高潮而發生；現在是隨着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而發展。尤其是由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間的大革命時期，中國國民黨中央的青年部，也正在担負着領導當時青年運動底歷史任務。目前雖說不便整個的排演青年運動的舊史劇；但是動員全國青年起來，參加爭取國家民族自由平等的民族革命戰爭，或從事一切抗日的奮鬥運動，這都是毫不違背三民主義原理原則的革命行。

對於中國國民黨青年團的建立，我們自然相信它不僅是佔有領導中國青年運動的優越地位，並且希望它是唯一能夠領導中國青年運動的核心組織。可是現階段中國青年運動的歷史決定雖然已經有了很明確的說明，畢竟因為中國國民黨青年團的組織建立，在今天還是創舉，所以我們需要什麼樣的青年運動這句話，就成為全國上下首先要提出討論的一個中心問題。在一切足供參考的資料中，除掉所謂具有國際革命形式的青年共產主義國際一項，予以保留不談而外；凡是預備提供此項方案的人們，恐怕對於墨索利尼的法西斯黨，奧希特勒的納粹黨各種文獻，早已人手一編了。這個自然是誰都知道，不管是巴里拉也好，挺進隊也好，誰也不會原原本本照抄，一字不易的把它做個譯本的中國國民黨青年團的基本法案。其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在於使中國國民黨青年團，怎樣能以強調國民黨的幹部效用；與適合抗戰時期青年運動的實際需要的問題？

我們對於中國國民黨青年團所主導的青年運動的希望：

第一是在組織方面應該注意兩點：一個是不要影響國家既有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針，這就是說青年團不可完全建立在高等教育，中等教育，與國民教育的各級學校裏，而把未來的許許多多國家民族的新人材的自由意願和自發天才給剝奪了。一個是不要單純的採取年齡制度，例如：意大利自八歲至十四歲為巴里拉團，十四歲至十八歲為前衛隊，十八歲至二十一歲為少年團。德意志六歲至十五歲為少年團，十五歲至十九歲為挺進隊。我們青年團建制的編級，必須兼顧到民族健康與教育水準各條件。

第二是在訓練方面應該注意兩點：一個是對於初級青年團團員的教養，在情緒上造成優美的藝術欣賞興趣，如音樂，戲劇，繪畫，雕刻等，來調劑在戰爭中所感受的悲寂與痛苦；在知識上培養科學發明和科學探討的基礎，來補救過去科學教育不發達的缺憾。一個是對於本級青年團團員的訓練，於極力加強民族健康，鼓勵戰鬥精神以外；尤應特別提高其政治水準，而免走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二千年前奴隸政治哲學上的錯誤。

第三是在運用方面應該注意兩點：一個是需避免發生像德意兩國青年幹部，那樣做為政黨官邸的警衛勤務，或是政治警察機械而狹隘的作用。一個是需避免發生像德意兩國青年幹部，那樣失業業教性質的義務勞動；單調的唱歌隊；或是職業化的田徑賽運動表演的粘滯狀態。

總而言之：我們願意中國國民黨的青年團，自始是不隸於官，不隸於學，而純粹直屬於黨的一個青年幹部訓練機構。每一個青年團的團員，從初級到本級的訓練過程中，都能完成他們最基本的抗戰軍事教育；政治教育；生活教育和組織教育。全部的青年團團員，不祇是在青年團的編制裏執行他們的對黨的任務；再進一步，我們更相信這樣大眾的青年朋友，通過他們的組織，必能發動全國性的青年運動，走上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陣綫，進行英勇偉大的奮鬥運動。

在自由解放的前途，青年是世界的主人。

目前局勢下的兩個問題

胡繩

國際局勢目前正在激變動中，這些變動——如法國之開議，英意協定的簽定，日蘇關係的緊張，德意侵略力量的擴張——對於中國抗戰，對於中國的內政與外交都是息息相關的。但在這裏我們且不談這些國際事件的本身，這裏提出兩個值得我們大家考慮的問題。

第一、承認意大利併阿比西尼亞的問題。

英國，自從張伯倫把艾登趕走以後，在外交政策上即一步一地向侵略國家妥協。對德妥協的結果是犧牲了奧地利，對意妥協的結果是一手犧牲西班牙，一手犧牲阿比西尼亞。英意協定雖已在四月十六日簽字，但其實行却要以意國撤退在西班牙軍隊，而英國承認意國併阿比西尼亞為前提條件。

張伯倫的「和平」外交就是犧牲了小國家的利益，來換取歐局的一時的「和平」，而在這「和平」中把侵略國家養得更肥更壯。

意國方面已表示他不須等到新軍全獲勝利的時候，才撤退在西班牙的軍隊，但英國方面，却已在履行他的允諾了。他已請國聯行政院於五月九日開理事會時討論承認意併阿事，而且他正用一切方法來促成各個國家對此之同意。

在這里，中國就面對着一個緊迫的問題了：我們在國聯會議中對於英國的提議應該表示贊同呢還是表示反對？

在「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中明白地規定「對於國聯和平機構及保障國際和平之公約，盡力維護並充實其權威」，那麼，對於英國這一個破壞國聯的提議，損害了「保障國際和平之公約」的建設，

在中國的立場上不能不堅決地與以反對。而且這不是一個道義上的問題，這還是對於我們有切身利害關係的問題；假如今天我們可以投票承認一個國聯會員國併吞另一國聯會員國的事實，那麼明天我們憑什麼理由去反對任何一個國家對於被日寇佔而製成的「滿洲國」以及北平南京的偽組織的承認？當我們在國聯行政院中輕輕投下一票表示承認意大利併阿的時候，也就是承認了國際間的武力兼併為合法，但這是我們——一個被壓迫的被侵略的國家——所能承認的麼？

難道我們可以，用承認意國併阿來做為對意國承認偽滿洲國的報答麼？

難道在英國一貫地發展其犧牲弱小民族的主權來相當地滿足侵略國的慾望的政策時，我們還要從旁鼓勵之，贊助之麼？

難道我們在抗戰進行了八個月，已經獲得初步的勝利的時候，却要向國際表示出我們的立場的堅定，而自動地把背脊轉向全世界同情於我們的國家與人民麼？

因此我們相信在這次國聯會議中，討論這一問題時，我們的外交代表一定能秉承中央和全體國民的意旨，堅決地不屈不撓地站在我們自身的立場上面。

第二、對於目前的戰局的估計的問題。

但是現在，國內確有人在主張承認意國併阿這種意見的產生不外乎由於對目前國際局勢與中日戰局的一種錯覺。

有些人認為英意的妥協，以至英德的妥協，以至法國因內閣的變動而造成的外交政策的變動，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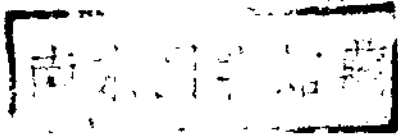
能使歐美各國形成均勢而造成日本的孤立，陶希聖先生公然地用一種天才的預言家的神氣斷言日本「不能不同英美與中國的聯合的壓力屈服」。(掃蕩報四月十七日陶先生的論文：英意協定簽訂以後)

是的，我們自然希望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共同制裁日本帝國主義者；但我們不能想像在西方對於侵略者妥協的國家，會在東方施與侵略者以壓力。當英國正在東方與西方開展其「和平」外交的時候，我們不在外交上與政治上加強警覺性，並加緊抗戰的努力，却幻想藉外來的壓力使日本屈服，這不是對於民族國家有利的見解？

日本的失敗屈服原是必然的，但使他屈服的主要力量，不是英美的共同壓迫，而是中國自身的抗戰力量。現在固然在魯南戰爭中，中國開始得到了第一步的勝利，但是在最後的決戰以前，日本不會屈服，而且仍將積極進攻，除非中國向他屈服。因此，在今天造出了國際力量壓迫日本使之屈服的幻想，誇大了目前的戰局的勝利，這却是客觀上葬送抗戰的惡見，是對於目前整個抗戰局勢的錯誤的，有害的見解。

民族失敗主義者既不能理解抗戰初期的失敗，也不能理解魯南戰中的初步勝利。他們把這次勝利看成是完全由於僥倖而得到的，因此他們很高興，但同時他們又憂慮到這種僥倖的勝利是可一而不可再的，從這里，他們就構成了種種幻想。

對於這次台兒莊的勝利的正確理解應該是：一、這次勝利是由於我們的抗戰的力量在各方面的加強，戰術運用上的進步而得到的；因此獲得這次勝利，雖然我們也付出很多代價，然而決不是德粹的，偶然的；二、這次勝利確使日本在作戰中感到第



致日本同胞

鹿地亘

同胞諸君！

時節已是這滿地滿國花凱的時候，但我今天
對各位說的，不是大陸上春天的花草。各位到也
沒有傾聽花凱的熱情，我也沒有的。因此，
我這說的毋寧是怎樣能使日本人民，以至於東
方諸民族，恢復寧靜心境，過快樂的春天這一個開
關。

各位怎樣的呢？戰爭能夠很快的修結麼？怎
樣能停止戰爭呢？陸軍大臣杉山在這次戰爭的
開始時，曾聲明：「我們不想使戰爭擴大，採取
速戰速決的方針」。今天我們都明白這種速戰速決
再也不能把戰爭打住了。當初軍事當局雖也並不希
望打戰擴大，預定以局部戰事迅速達到目的。
眼看佔領了上海，佔領了南京，這個打算完全失敗
了。那國民政府——這種「未獲狐狸先算皮價」的
幻想，因中國的長期抗戰完全被粉碎了。但是一起
分夜陣的難語評論，依然沒有從沙塵中醒來，還說
：「軍事長官抗戰功偉績的戰爭已經完結，以後
只有佔領地的經營而已」云云。諸君！請注意總理
大臣近衛的警告吧，他已感到日本已到了艱難的關頭
，希望國民對於延長的戰爭隱忍自重和準備犧牲，
即使要做大冒犯新的軍事當局，也不說速戰速決。

國高呼國民的「覺悟」「覺悟」了。同胞諸君！的

備，我們日本人大做大的時候到來了，但我們所
說的覺悟，在實質上完全與近衛、廣田、杉山他們
所用的並不相同。真正愛國之士的同胞諸君啊！你
們用不着去理會那些軍用新聞記者，他們在去年戰
爭開始後就像蒼蠅一樣的湧了出來，在你們那兒，
一切的外國電報，都遭禁止，新聞通訊由唯一的軍
事御用通訊機關同盟社一手所統制，所以真實的情
形可以說是完全不了解的。日本人民受軍部的任意
虛報所欺騙，這是踏出日本國門一步的人都公認的
。總之，他們在叫嚷着「國民的覺悟！覺悟！」，自
然是有原因的，我希望大家把這件事完全明白。

總而言之，隨着戰事進入第二期後，在全戰局
上，漸漸產生了一種均衡，有幾個起於這次戰爭
本來性質的特徵，清楚的發現到表面上來了。
那麼，這次戰爭的性質，是什麼呢？我這兒先
訴你們諸位一個日本兵俘虜的故事。他被中國的軍
人問：「你們為什麼打仗呢？」中國兵開始打我們
日本兵的演習。——他這樣回答。他完全這樣
相信的：諸位恐怕也是這樣相信的吧？好吧，假如
要是這樣的話，我現在也不想向諸位討教這一點。
那是，我告訴你們諸位一句，就是：除了可憐的日

一次的大狼狽，而且使他對於戰事的前途感到恐慌
，但是他決不會因而屈服，因為他的力量並沒有消
耗完盡。他一定會更加強其政治與軍事雙管齊下的
進攻策略；三、這次勝利不但不足以為中國抗戰的
結束，而且也不能使二期抗戰告一結束。我們不
能不更加加強我們的抗戰力量，加強我們的團結，來
一步步爭取更大的勝利，而達到最後的勝利，使日
本真正地屈服。

陶希聖先生的意見也許會使民族失敗主義者感
到高興，因為中國「僥倖」的一勝再加上英美的一
壓力」居然就能使日本屈服，而用不着我們再繼續
抗戰了。這自然是再好也沒有的事。但可惜這所
謂日本的屈服只是陶先生的頭腦里的東西，而日本
軍閥本家的頭腦里的東西却是「中國的屈服」。
但陶先生還另外又造出了一個幻想。他說：「
日本不冒險即屈服」。所謂冒險即「得到德國的策
應而北向蘇俄」。這就是說：日本或者向中國屈服
，或者向蘇俄開戰，沒有第三條路。而且——陶先
生說——日本「要冒險必失敗」，這自然更是使喪
失民族自信力的人聽了高興的，因為假如日本屈服
，中國自然勝利；假如日本「冒險」，最後中國也
一樣地可以不勞而獲地得到勝利。

但是陶先生在這里，也許因為粗心，遺下一個
漏洞，就是：在日本冒險的時候，並不是對中國
屈服呢？讓我們來補足這個漏洞吧，我們以為，
由於歐洲局勢的變動，德日的配合進攻蘇聯不是沒
有可能性的，但日本之參加反蘇戰爭，其前提條件
必然是中國向他屈服，而在他既得到中國對他的屈
服之後，他儘可不必要上書踐他的反蘇戰爭。
陶先生的文章原意也許只是理論的研究，但假
如他的文章在社會間遺下某種影響，使人以為中國
今天不妨暫時屈服一下，應日蘇去開戰，則當日本
在冒險中失敗的時候，我們就可不勞而獲地得到勝
利。那麼，陶先生不能完全不負責任。（完）

本國民以外，誰也不相信這回事。不管佔領滿洲的時候的北大營事件，或是蘆溝橋事件，一定是在日本陸軍抱着一種企圖，小心周到地伺機的時候，總算它是這樣吧。而借端開槍的機會，我們來看進攻的日本軍的進路——前年竟偶然的伸展到日本軍望了許久而吃了一大次虧的綏遠——我們就算它偶然地伸到那裏去了吧。

然而，我還要說的重要的話，不是這個。而是下邊的話——前頭那個俘虜更到了如下的質問：「那麼，作那話是有的，換一個立場來想想看吧，假如中國軍隊在東京附近來演習，日本兵能够看那不會麼？」聽了這話，他突然氣憤了，他大聲喊：「那太世有此理——中國兵在東京來演習！那太極端了，極端了！」好的，這個兵的態度非常之好！假若在日本的領域裏，外國兵們跑進來，而這羣外國兵在那裏開始倘若無人般的演習，把老百姓苦心經營的田地都踏踏了；那我們才要把他們的手脚扭掉，趕出國外去的吧。不，我也要向這個兵一樣地喊叫——那裏能够，連想像都不許的啊！……

那麼，諸位，請想想看：北平雖說不是東京，至少也是中國的京都。就在京都府的正當中，這個不詳事件便先起來了！而事件一發生，國民政府便即刻表示「和平解決的希望」，給那羣隱忍自重的態度來處理；然而，日本方面，就好像乘火打劫的小偷一樣，即刻往南口進兵，昏蛋的軍事評論家們還說這是「天下無敵的機動戰」，胡吹一場。

戰爭的性質現在也不用說了，是很明白的。是侵略戰爭！是一毫不差的侵略戰爭！還不止此。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文藝春秋增刊的座談會上，談

到了怎樣怎樣把中國化作日本的保護國，也就是屬國的計劃，杉森孝次郎不是說下邊說明白地說的麼？「方便上，這時候，從對俄的國防見地上來看，較之華北，更有把察哈爾，綏遠，察東各地和滿洲國結合起來的必要。」不是很明白的，上年來日本軍部爲了取得對俄的侵略據點，想要把華北放在日本的掌握之下的有計劃的戰爭開始了麼？

祇是天不作美，這野心沒有達到而已。祇是沒有像七年前造成了滿洲國那樣來造成華北國而已。理由是很簡單的：軍部們祇靠了一羣流氓地痞的特務機關來作耳目，根本沒有看到七年前滿洲事件以來的中國根本的變化；沒有看到誰都一目了然的中華民族的根本變化。而這個變化，才是使這次戰爭的特徵成爲決定全大陸的「民族防衛」的決心。

於是，全大陸民族抗戰的烈火便猛烈地燒起來了。直到如今，成了中國發展之痛的內部的對立和內戰的一切都停止了：全民族各黨派各軍隊都一致團結，爲了捍衛國土而站立起來了。在這種高漲的民族意識下面，很快的消除了從來政府與民間的深深的隔膜。——迅速的發展到更政府成爲民衆的政府，民衆成爲政府的「衆」；在這種蓬勃的民族復興前面，從來給侵略者做清道夫的民族的叛逆，舊軍閥與腐敗官吏一些人等，均消聲匿跡，失掉了存在的餘地，自抗戰開始以來的六個月中間，一般老朽廢物全被淘汰下去了，新青年中國已另以一種姿態走上了活潑而急遽發展的行程。我是親身經驗過這種行程的人，所以才能發表這樣確信的言論。中國正自由與民主的大路大步的前進着！中國已經變化起來了，國民政府已將全民族的信賴集於一身。美麗自由與民主已造下了不可動搖的根基！

戰爭的第二期是自中國再編成的第一階段完了時候開始的。自然，這是要影響戰局的，如同第一期一樣，上面所說的那種激烈的狀態還是很多，以韓復榘爲代表的舊軍閥與腐敗官吏們妨礙了統一戰門，政府與民衆亦仍未充分密切的聯繫起來，在這種情形之下，乘隙而來的日本軍事的進攻完全被阻止住了。山西的日軍已陷於廣大的游擊隊的包圍中，到處遇着襲擊而無法進展。現下最主要的通南北鐵道的計劃已由淮河一帶的會戰上受了挫折，乃變更方針將戰事重心移於華南，但數次大戰的結果，特別在最近台兒莊一役，坂垣磯谷兩師團差不多陷於全滅的境地。據前天的情報，濟南的一角，好像被一隊中國軍隊奪回去了。此外杭州，上海近郊，南京，蕪湖一帶，甚至從前最落後的北平郊外等地方，都不斷地受游擊隊，和義勇軍威脅着。雖說正式的戰爭是過去了，但是日本軍漸次踏進了不能忍受的困難的戰爭階段了。

不能相信罷！對於只能看見日本天下第一的御用新聞的諸君，是不能相信的罷！特別是裝備完全的英勇的日本軍，被武裝力顯然劣勢的中國軍隊北，是不能相信的罷！好，拿一個證據給諸君看看罷！最近沂河之役，在被俘虜的日本軍的軍用作戰命令中，日本軍指揮者自己這樣寫着：「第一，在最近的戰鬥中，我方屢屢挫敗，常常被勇敢的中國軍擊破；因爲左右兩翼的聯絡不好。」

但是，實際上並不是聯絡不好的問題。根本上聯絡自身就是困難的事情，這是侵入意識覺醒了的廣大民族中去的侵略軍的當然命運。日本軍終於陷入泥沼裏了，泥沼一天一天地深起來，一天一天

但是，實際上並不是聯絡不好的問題。根本上聯絡自身就是困難的事情，這是侵入意識覺醒了的廣大民族中去的侵略軍的當然命運。日本軍終於陷入泥沼裏了，泥沼一天一天地深起來，一天一天

但是，實際上並不是聯絡不好的問題。根本上聯絡自身就是困難的事情，這是侵入意識覺醒了的廣大民族中去的侵略軍的當然命運。日本軍終於陷入泥沼裏了，泥沼一天一天地深起來，一天一天

地廣大起來。用日本軍用的自治會，治安維持會等案附後方的手段，也失効了。自然，就是在今天，也沒有舊中國的殘廢者和民族的叛徒。偽政府也不是不能暫時出現，可是，常常被民衆的誅戮所威脅，而沒有一個能成功的樣子。

親愛的同胞們！事情已經成了這樣了。從我們的家庭，從我們的親愛的人們中間抽出去的，被送到大陸去的兵士們，被這樣的不幸所光顧了。大陸將成爲可怕的無底深淵，要把他們吞食乾淨。無論如何，這回的戰爭，在未將兩國過去的關係作一總決算之前，是不會終止的。淺薄而短見的軍部的笨貨們，不懂得這個道理。他們將一面焦慮指揮難能如意，一面把我們這些可憐的青年完全拿去送死罷。不但如此，在上述的作戰命令的第二項中，還寫着這樣的話：「對於彈藥糧秣，須特別加以節省，且下日本已動員數十萬人，戰場的遼闊，幾及日本全土的一倍半，現在戰事將歷半載，各種物資，均感供給困難。」不但如此，戰場的士兵的生命，就連國內的大家的血汗，國家的財富，也都被提到泥沼裏去了。因爲軍部的愚笨的行政的原故，日本正在向窮乏的深淵裏沉墜。

愛國的同胞啊！真正的愛國者的同胞啊！各位現在國內究竟陷於怎樣的生活之中，我可不必要在這裏說起罷，因爲各位自己，由直接的經驗，該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如果祖國，我們的日本，想爲它的發展與幸福而犧牲的話，我們日本人，無論怎樣是該忍耐巨大的困難的。然而，問題是種種犧牲究竟是否爲了日本！日本到底想由對華的侵略，獲得什麼呢？

我想在這裏向各位提出一個問題。質言之，我想請各位把中日，俄日兩戰爭，拿來和這次戰爭仔

細比較一下。說起中日，俄日兩次戰爭的時代，我們必須先加以注意的，是想完全吞沒東洋的可怕的歐洲列強，尤其是侵略的帝俄，想由北方席捲而下，以無力的舊中國——軍閥的中國——爲立腳點，來威脅我們祖國（日本）建國的基礎。在這種危險之下日本爲了自衛的原故，有着在大陸打擊侵略的帝國主義，而使大陸不致成爲他們的根據地的必然的理由。

但是，後來這種情勢是改變了。日本成爲東方第一個強國，東方任何國家，已經不敢加以非禮了。就是中國的情形，亦復起了變化，南北軍閥，殆已銷形滅跡；爲着民族解放的緣故，從事長期的革命鬥爭，經過猛進的經濟建設，使帝國主義的據點漸漸削弱行將消失了。倘使這兩個民族向來就能抱定友愛的精神互相提携的話，那麼，光輝燦爛的東方曙光，將以這兩民族爲中心，逐漸煥發；進一步說：由來陷於黑暗中的印度和其他亞洲民族，受其影響，響應氣求，也不是困難的事，如是真的幸福互助共存，也會在東方萌芽而滋長了。

可是，實際上怎樣呢？日本代許多其他帝國主義國家而興，企圖奴役中國亞洲，狂妄舉動層出不窮。

北方侵略者俄國帝政崩潰以後，蘇聯起而代之，一九二九年，向日本提議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結果，日本對於這種提議，直截了當，一腳推翻，進而沿用有名的田中義一征服世界的夢想，首先佔領滿洲以爲其第一據點。

親愛的同胞諸君！請你們想想，滿洲的佔領，究竟對於東洋兩個民族發生了怎樣的不幸啊！你們要記得，中國已經不是舊軍閥時代的中國

了，中國已經是反帝運動和要求民族解放運動到達頂點的中國了，就中國全民族講來，對於日本抱着同仇敵愾的態度是當然的事。自此以後，日本的和平發展——貿易也好，大陸上其他經營也好，所有和平的發展，通通被這打日的銅鑼鐵錘而阻礙了。這樣一來，日本爲着延長其大陸發展，打破舊有的羣起見，起而訴諸武力，也是勢所必然的事。

可以只細考慮用武力發展的界限，在二月號改造一上海復興問題座談會」一文中，紡績代表者，說得很明白，謂「對於軍隊保護力不能達到的內地，從事事業，應須考慮」此即人民對於經濟的發展，軍隊的所賜，亦起了畏縮的觀念。

同胞諸君，不但如此，還有在昭和七年的前後，日本政府因爲軍備擴張，通過鉅大的軍事預算，而惹起國民對於赤字公債的非難，試問此種鉅大軍事預算有甚麼必要；還是爲着籌備蘇俄的遠東紅軍不得不如是呢？假使日本與蘇俄締結一不懷敵意約，不用武力佔領滿洲，招來今日危險的伊歐，我想信對於國力不相稱的軍備擴張，當然沒有甚麼的必要。

我們現在可以說日本的發展已完全停止了，被亂黑暗的政治，國民生活極端的痛苦，已把滿洲開始充滿了日本國內。

想諸君都明白，民衆連包括資本主義在內，已聯合成爲有系統的與政府鬥爭反對政府此種政策。我們不知政府對民衆怎樣的回答？我們自昭和七年以來，彼此都淪於極端苦悶中，對於喪失了自由，言論集會以及一切人民權利的今日日本社會情態，雅不欲浪費一言。今日國民既陷於極端痛苦的深淵，然而軍部操縱所謂少數派軍人法西斯，確立了軍事政治的權能，他們無論有甚麼陰謀果敢，必在

中活躍不使國民注意，事件突發，則公然不顧拙作，妄藉以欺騙國民，此所謂「將有密謀，須藏好心」，前年滿洲事變，此次中日戰爭，均係日本軍部陰謀的預技，此種突然發生起的事情，往往出於國民所不及料。何故，這樣的恐懼國民，這樣的愚弄國民，此種理由，可以簡單回答，是他們不信任國民，而且不承認國民，我前在東京警察署，竊知一陰謀的事件，諸君一定不明白，即少壯軍人法西斯暴徒的綱領，是在昭和九年九月初經政府官吏的手印刷的，秘密的配發各官廳，我對其中大概略知一點，謂民衆係烏合之衆，若徒任彼等所左右，有能力的政府，不應取此態度，此正是他們陰謀整體的暴露。唯他們是日本國民的敵，民衆的敵。

愛國的諸君，愛國的諸君，我懇切的向諸君聲訴，國民敵人——日本軍閥，對此次戰爭開始的行動，事先一點也沒通告國民，他們死命的將國民的鼻孔捏住認定國民為「烏合之衆」，他們狂呼「嗚呼抗日」然而抗日是難惹起的呢？若日本人在中國嚴守中國的秩序，又焉能有這樣抗日的事情發生，抗日是甚麼，中國民衆及國防軍，決不以和平的日

本民衆為敵人。他們對於諸君在法西斯軍政權之下，民衆權利的遭受蹂躪是懷抱着深切的同情和悲憤！日本國民反軍事法西斯的若干鬥爭的心聲，當其傳到了此間，已經在中國激起了無限的狂歡！他們的心胸是湧上了給予日本民衆的期待和友愛！

諸君，請你們安心吧！他們並不是把諸君當做仇敵。請看這道被中國國防軍解除了武裝的少國同胞，是受着怎樣良好的待遇，便可以明白。願一切俘虜們的家裏充分的安心吧。

在這裏我要向諸君痛切的聲訴！即趕快覺召日本軍回到國內！他們是正在實行着無益的屠殺！俘虜固然是受其殘害，即在外國醫院內治療的中國傷兵，亦遭其驅逐，或竟要求引渡！而且不僅是兵士受了殘殺而已；還有無數平民的屠殺，婦女的大量殺戮和姦淫，也是日本軍不斷的舉行。這在我是極有充分的證據可以證明！同胞們！諸君恐怕不知道這些情形吧？日本的這一恥辱，還正在與日俱進的增加着，全世界人士沒有一個不知道的！

日本軍軍紀的頹廢，實在太使人驚異了。理由是簡單得很！軍事法西斯主義者們，既不以自己的國民當做人看待，自然也就不把中國的民衆當做生物了。不但如此，日本兵士們也不知道戰爭的意義。因為他們既感受着毫無意味之死的恐怖的感覺，又遭受殘酷的法西斯主義者的圖策，便失掉他的人了。

召回軍隊吧！同胞們，親愛的同胞呀！把他們從墮落和死的深淵中挽救出來吧！鼓起勇氣和中國協力來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以兩國民衆的手，站在友愛和自由的，新的關係上來確立東洋的再起！現在是真正愛國的日本人民，斷行他的決意的時機了！

（完）

四月十二日

編輯後記

隨着台兒莊的勝利，我們一面看到了日本的泥足越陷越深？另一面却也看到了另外的一些事實，足以使我們隨時與非常警覺地嚴密地注意到這勝利以後的開展。最近英意協定約簽字及承認阿比西尼亞的問題，乃至日本向蘇聯的挑釁，和一些漢奸活躍的事實，都不能不使我們認識到在今日如何把握這一勝利的開始，更緊持地貫徹抗戰，爭取更大的勝利。本期胡繩先生的「目前局勢下的兩個問題」，正是針對了目前的形勢的一個分析，希讀者注意。

「數日本同胞」一文是著名的日本反侵略作家鹿地亘氏，於四月十二日在漢口市廣播電台的演講詞，原文是日文，這裏發表的是根據廣播原稿翻譯的，文中充滿了人類的正義與熱烈的感情。是對於日本人民一篇最好的喚起覺醒的宣傳。本文另由政治部宣傳處，譯成各國文字寄到世界各國去！原稿較長了些，但為了使讀者一口氣讀完之故還是在一期中刊完了！

在通俗化運動中，無疑的要成爲一個主要問題之一的是利用舊形式，本期中有兩篇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提供了一些要點足以參考，希諸關心這一運動者注意。

關於利用舊形式的認識

穆木天

文藝，是一種武器。文藝，而且，是一種極便利的武器。在這個抗戰時期，我們如何地把握一種便利的武器利用起來，是我們的當前的一個重要課題。在這個抗戰時期，我們需要利用各種有效的新舊形式，表現出來各方面偉大的現實，推動我們的抗戰大眾，加強我們的抗戰的効率，加速我們的最後的勝利，這是我們文藝工作者的共同目標。由於這一種要求，對於舊形式利用的問題，在一般的文藝工作者之間，是較有力地提出來了。舊形式利用的通俗文藝，雖然在過去被一些朋友，相當有力地實踐起來；但是，真正地被多數的工作者所注意到而且實踐起來，還是抗戰以後的事情。舊形式的利用，到現在，而且是，由於純教育的目標，使到大眾藝術之建立的追求上來了。這的確是一種極良好的發展。這就是由於實踐而展開了一個有力的發展。是很值得歡喜的。

現在，對於舊形式的利用，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認識的階段。好些朋友，都下了一個這樣的結論：利用舊形式，就是要從舊形式中，就是從舊形式中，是沒有一致，然而，大體上，是達到了為揚棄舊形式而利用舊形式的認識。就是，以建立未來的大眾文藝為目標而利用舊形式的利用。但是，這一種目標，得怎樣達到呢？簡單的回答，就是要實踐。實踐的有力與否，實踐的適當與否，是決定着這一目標能否達到的。到現在，還有一部分朋友，以為文藝通俗化，就是要迎合民衆的低級趣味，而對於通俗文藝的真實性，和它的藝術的完成上，并不努力；這的確是通俗文藝運動上的一個致命傷。爲的眞能達到了揚棄舊形式的階段，就是必須把通俗文藝運動，從低級趣味的泥沼里拉出來，把握住偉大的現實，而藝術地把它表現出來。過去的好多的通俗作品，雖然我們表明出來，過去的有力的通俗文藝，也是有的，高的藝術性，而那種藝術的完成，自然是在客觀的（時代，階級）中，所達到的一種教育的水準。

通俗文藝，並不是大眾文藝，而是，大眾文藝運動的路徑之一。這一條路徑，是并不否定別的同方向的路徑的。抗戰期的文藝運動，是一種大眾文藝運動，它的機能，是加強抗戰力量，而它的目標，則是建立將來的大眾文藝。但是，大眾，是有各種階層的。家庭婦女，也屬於大眾，工商業小市民，也屬於大眾，農民，也屬於大眾，這一切，通俗文藝的工作，也要是以多方面爲對象的。把文藝工作拿到鄉間，提供給農民，是必要的；在新市場裏

，去教育小市民大眾，也是必要的；給士兵們提供精神食糧也是必要的。這是我們的多方面的對象。但是，我們的主要的對象，應該是在鄉村裏邊。然而，不管對象是如何地多方面的，文藝工作者，必須在他的作品裏，把握住現實，而有力地完成他的藝術的表現。

「舊瓶裝新酒」的創作方法，被提示出來之後，好像是，一般的注意力，多注意在瓶子上，而少注意到酒上。我覺得，應在酒上，加以注意，在裝法上加以注意。填詞式的裝法，根本不對。而且，因爲是那幾種利用舊形式的原故，內容當然更應當加以注意。是否新酒，那新酒是否好，裝法是否科學的，瓶子有沒有消毒，等等，都要特別加以注意。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說，如果一個從事通俗文藝作品寫作的人，沒有科學的觀點，對於現實不能有的正確的把握，沒有藝術的修養，對於題材沒有藝術地加以表現出來，那樣，「瓶裝新酒」，有很大的危險。趙景深先生的鼓詞裏邊，我們發現了很多的危險性。因爲瓶上酒不純，裏邊有很多很多的傷寒菌和霍亂菌，那是最危險的。利用舊形式，如果從形式主義的觀點出發，那麼，想效果會何等好效果。如果作者對於現實有正確的把握而能達到有力的藝術的完成的話，那麼，我們可以有利用地利用起了舊形式，而能達到我們的目標了。現在的通俗文藝作品，十之八九，是對於現實的把握不夠，而對於藝術的表現，更不夠。在故事，人物，背景等等的描寫手法上，連舊日的通俗文藝，都趕不上。但是，這一點，是只有作者從現實的認識和藝術的完成上去加以克服的。

過去的許多的進步的文藝作者，是由於新的內容，突破了舊形式的。巴爾札克的小說，是用的西洋的章回體形式，（唐吉訶德一書的形式），但因爲他是偉大的現實主義的原故，他竟能從服章回小說的形式，而建立了新的形式。他的小說，最初寫時，是分章回，有長長的題目的，可是，到了固定版時，就開刀而爲斷了。俄國的貝爾曼的詩，是用的寓言體的舊形式，但是，因爲，他是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者的原故，所以他能有他的偉大的完成。相反地，瑪雅珂夫斯基之類，由於小市民的貴族的根性出發，對於現實的認識不夠，一味求新形式，所以，只有自殺。瑪雅珂夫斯基，如果不是成爲一個達到自殺的悲觀的詩人，如果，我認爲，貝爾曼在吟林大致相同的前途。我要求，我們要建立通俗文藝的運動，但是，通俗文藝工作者，必須同時努力，要使自己成爲偉大的現實主義者才能達到他的任務的完成。但是，只有在不斷的實踐中，才能現實主義有力地完成起來。

利用舊形式的二三問題

羅 蓀

一談到通俗化問題，就立刻要聯想到利用舊形式這問題上來。過去雖經過很多次的討論和研究，但是筆尖實驗的還少，因此發展也比較得慢。自從抗戰以後，由於迫切的需要，從事於通俗化運動的工作者，開始了利用舊形式的實驗工作了。

然而，實驗工作不是很順利的，無疑的，在實驗的過程中，會遇到許多困難問題。這些困難和問題正是要使通俗化運動向更高更發展的一個必經之路。研究和討論固然是必要的，批判却是一個更重要的問題，不但在研究和討論中要發揚，批判尤其需要從實踐中出發。首先我們應注意，通俗化不是投降舊形式，乃是要從舊形式發展到新形式的一個過程，所以在這個運動一開始的時候，就提出過一個警告：「不要庸俗化」。因此，在當前我們與其說是利用舊形式，毋寧說是發展舊形式。

在談到怎樣發展舊形式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應該先注意到一個當前的通俗化運動的基本原則是什麼？也就是說，我們為什麼要利用舊形式？回答這個問題很簡單，我們可以說：「爲了要宣傳，再具體點說：「爲了要使佔中國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沒有文化生活的人民大眾，要得到文化。要使他们了解民族革命戰爭的本質及其任務」。

要宣傳，就得注意宣傳對象，就得注意宣傳效果。因此我們必須考察今日社會上是怎樣的狀態，是在如何的生活環境中過着的。魯迅先生曾說過：「中國社會上的狀態，簡直是將幾十世紀縮在二十世紀的片以至電燈，自獨輪車以至飛機，自鋼槍

以至機關鎗，自不許「妄談法理」以至護法，自「食肉穿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義，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接踵的存在。」這不但在都市和農村僻壤是這樣的存在，就是同一都市中，也是如此並存着的。在過去的文化教養上，也是同樣的情況，看電影聽話劇的是一種人，看皮影聽大鼓的又是一種人，在他們各自的生活習慣中，選擇着自己接近的東西。在這里就不能忽略了生活與生活之間的差別，爲了要完成當前的宣傳工作，第一必須研究用怎樣的形式的來表達宣傳內容才最妥當，才能使他们容易接受。第二要研究怎樣才能逐漸提高他們的文化水準，才能使他们接近新的。這里就是說明當前的通俗化運動中的二個目的，一個是宣傳工作，一個是達到大眾化的發展途徑。

我們從過去採用舊形式的實驗中，很容易地發見了幾種不太好的傾向，第一就是舊形式的沿用，把所有的舊形式認真的當做了瓶子，任意的，可以說不加思索的裝酒，至于瓶子能不能用，酒是不是真的沒有毒素，都不加考慮，好像一經有了「戰爭」場面，或者「日寇」字樣的内容，便算完成了通俗化似的，其實這種沿用的結果，是「俗而不通」，是舊形式的翻版。他的壞處還不僅僅在于「舊的還是舊的」，往往收到了相反的效果。（如有些類似作品中，仍然包含了封建意識，便是一例）。第二是填詞式的，他不考慮形式和内容的調和與否，只是把原來的樣式，換過字句。比如有人把小放牛孟姜女，甚至于打牙牌等詞調來改裝，這結果會令人難于想像的，因爲他們在「填詞」的時候，把香

最近英國政府照會國聯提議於下月九日行政院第一〇一次常會中，將意大利併吞阿比西尼亞問題列入議事日程，已得行政院接受。我國既爲行此非常任理事，對此「既成事實」承認與否，自應早有所決定。意之併阿爲帝國主義對弱小民族武力侵略之結果，已爲舉世所共曉，爲維護國聯正義計，實不應予以承認。意阿戰爭初起時，國聯即曾爲侵略國，而有經濟制裁之決議，其後經濟制裁雖失敗，而仍堅持不承認原山，爲忠實履行國聯會員國之義務，爲堅守我國過去在國聯之一貫立場，我國亦不贊同英國之態度爲轉移。從道義言，從國際公法言，何去何從，本至明顯。重以扶助弱小民族，素爲 中山先生所主張，最近公布之「抗戰建國綱領」所規定之外交方針，一則曰「本獨立自主之精神，聯合世界上同情於我之國家及民族，爲世界之和平與正義，共同奮鬥」，再則曰「對於和平與正義之機構及保障國際和平之公約，盡力維護並遵守其權威」。則我賢明之黨政府，對於阿比西尼亞問題，亦當一本 中山先生之遺教及昭示世界之新綱領，而決定其方針，無須國民過慮。惟予意何阿以事實言之承認或準備承認者既有數說，此次向國聯提議者，又爲有助於我國抗戰之英政府，捨是非而言利害，政府或當作多方面之探討，國民亦應其一得。加之不僅決定阿比西尼亞之運命，且與我國抗戰前途息息相關，其影響至大，政府自應高瞻遠矚，善爲處理，考慮不厭周詳，輿論不妨據實，某等對此問題詳加研究之結果，認爲承認意併阿有百弊而無一利，謹略陳管見，以供採納。

特載「武漢文化團體對「意阿合併」的意見書

一、就吾人之民族立場而言，對於意併阿之結果，不容承認。如以意併阿爲「既成事實」而予以承認，即等於默許「承認僑滿」爲合理。即等於自

樂的效果抹煞了，沒有理解小調的感樂是以音樂為主體，語言只成爲其次的，雖經變通別的材料，不單是形式與內容有不着調的分歧現象，而且由於這些定了型的調子，無論你換進什麼東西去，感樂着對方的還是調子的本身，如上引的打牙牌，在中國民間可以說是最熟習最普遍的小調了，只要閉着咀，一聽就了然，無論作者企圖換入如何進步的「詞」，聽者聽來也還是「打牙牌」，結果弄得不倫不類。因爲音樂本身已經有了傳達意識的效果，給予聽者的第一步是音樂的感樂，其次才是故事感樂。第三是死用，所謂死用，是不經過消化，呆板的摹了新的內容，硬裝在舊形式里，這結果會變成格格不入的，舊的形式與新的內容分歧的，不能統一起來。這種見解也是由於過份認真的把酒和瓶的關係單純化了。這三種傾向是顯著例子，在目前，從事通俗化運動者，特別是在開始實驗的工作者，必須要克服這三點傾向。第一必須要注意所用的形式是否適于表達內容；第二必須要避免不倫不類的填詞式的使用舊形式，特別是有定形的曲子；第三要把舊的形式活潑起來，消化了再用，揚棄舊敗了的，選擇可用的部分，隨時配合進新的細胞，逐漸的發展成爲新的形式。

依據過去的實驗結果，大抵可以看出在舊的形式中有的已經不能再利用，有的還可以利用，比如配了音樂的小調，由於內容和形式的密接，實在無法用填詞式的作法，換進別的內容進去，因爲音樂本身已經成爲了內容主要的一部分了。民謠和沒有定型的音樂性的東西這比較可能用。大鼓，鑼子和說書等，雖然也有着它的一定的形式，不過由於比較伸縮性大，而且主要的是用故事（內容）的感樂

刺激聽者的原故，可以改變它的內容，換進新的材料，但更主要的應該是把這形式能夠經過消化，不呆板的沿用，逐漸地提高起來。我們必須記得凡是藝術品必須是一種創造，而不是抄襲。前面說的小調和民謠等民間音樂，也是可以採用的，採用的方法，也必須經過消化，把詞和譜都須重新製起來，我們必須知道「沿用」和「填詞」是偷襲，不是工作的好辦法，從事這一工作者，不但是要向民間藝術的創造者學習音譜，音樂，尤其需要認識他們的生活習慣，而這種工作才能是一種創造，不是偷襲取巧。

在這里，我要再重複一句，當前的通俗化運動，不僅僅是要完成宣傳工作而更要在普遍的宣傳工作中完成提高大眾文化水準的大眾化的文化運動。因此目前的工作方法，一面利用舊形式，一面也就是創造新形式，它是向上的，進步的，而不是迎合的，退步的。

同時，我們在製作當中，還應注意到對象，比如大鼓書的聽者對象的生活環境是屬於那一部份，在製作的時候，就需特別注意地配合到他們的生活上去。除掉了大鼓書之外，在湖北小碼頭一帶的皮影也可以設法改造，這種皮影可以說是原始形式的電影了，還有木人戲，西洋鏡等等很多可以經過製煉的形式，都不妨廣泛的利用起來。但是同樣地，在通俗化運動中，我們也不能忘掉了使他們逐漸地接近新的形式。使他們能夠有地的配合起來，收到更好更加速的效果。

最後，我們必須記住，利用舊形式，不是抄襲，而是創造！

四月十五日漢口

日寇侵略我國爲合理。德國承認僑滿，我國抗議之墨跡未乾，而我國自蹈之，將何以杜德意之口，將何以自解於堅不承認僑滿之其他友邦，而增進各國之同情。「自我作古」之後，隨而承認僑滿，甚至承認華北華中偽組織者亦可以振振有詞。對於我國民族獨立自由之前途，爲利爲害，不辯自明。

二、從抗戰之立場言，英法友誼之保持與增進，固然必要，然我國堅持不承認原則，是否損及中英邦交隨英國之後投票承認，是否足以取得英法更夫之援助，仍屬疑問。蓋英之助我與否，全以其本身利益爲準，英之遷東政策，當不因我國對意阿態度如何而轉於動搖。此其一。按照國聯盟約，行政院會議中之提案，非經全體理事國通過不能成立，目前蘇聯駐法大使已正式表示反對承認意阿，故縱我國投票贊成，亦無濟於事，無補於英此其二。

三、或謂國聯通過承認意阿一案爲英意協定生效之前提，而英意協定爲張伯倫政府穩定歐局企圖之第一個步驟，歐局穩定既有利於我國抗戰，故我國應投票贊成，以促進英意協定之生效。平心而論，英意協定，簽字以後，歐局是否即能獲得穩定，仍屬一大疑問。而此協定之簽訂，以犧牲阿比西尼亞及西班牙兩弱小國家，摧毀國際和平機構及保障國際和平公約之權威爲代價，惡例一開，現被日寇侵略之我國將首蒙無窮之禍。更有進者，英意協定，縱或能使歐局苟安一時，而侵略者之氣燄，將因此而更助長，英法美蘇等和平國家之結合，將極感障礙，自速處大處觀之，不利於我國抗戰亦無可諱言。

四、至之欲以投票附和，增進意國對我之友誼，理由似更未充。過去意國對敵我之態度如何，對我國抗戰實際上存何補助，早在政府洞悉之中，不必辭費。意國實爲最先承認僑滿之一大國，心目中本無中國，中國與阿又無直接利害關係，承認與否，既非意國所重視，自不能變更意國對我之根本態

如何建設農村文化

方之中

由于日帝國主義的炮火瘋狂的轟炸，使我結束遊擊式的生活，回到了寧遠十載的故鄉。在這里——接近長江中部的一個鄉村中，我住了兩個多月，我嗅到了真正中國的氣味，我接觸了真正中國的靈魂，我更體驗着在抗戰的激烈當口，在民族的生死關頭，佔全民動員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主要隊伍——農民，反而成了英勇的行列中的怯弱者。

「抽壯丁」有如談虎色變，但凡是中了籤的人，悲觀和失敗主義，奪去了他們的生之意志——他們的活命（？）方法：有錢的向保甲長去賄買，沒錢的，逃入外境或躲到深山去。區長為要執行上等的命令，便在午夜或清晨，調兵遣將，破門入室去捉拿，犬吠和哭聲攪成一團，騷動了整個靜寂的農村。壯丁跑光了，但規定了的兵額是不能缺少一個的，於是許多殘廢癱瘓的人都幸運地解去抵補。這些不合格的當然「打回票」，因了這點把握，後來他們索性職業化地受僱為中簽壯丁的代表，得了一筆意外的收入。

農在鄉村的是些老翁和小孩。現在是春耕的緊要季節，但當我離開家鄉的時候，許多田地還是綠草如茵，荒蕪一片！我的故鄉是如此，我所經過的許多地方也無一例外。

這是一極嚴重的問題。我以為除開政府對於被抽的壯丁的家屬應有妥善辦法之外，文化工作者

應負相當的責任。

全面抗戰的展開雖有九個足月，除都市和近郊已被這一浪潮的震撼，激發了愛國的自覺性，僻遠的鄉村對於抗戰的無知和冷淡，實在到了驚人的程度——建立農村文化，在目前迫切的必要的中心工作。

誠然，目前的文化運動已踏上了新的階段：許多文化人都有實踐「到農村去」的決心，不過他們雖然出了大都市，大多數仍舊逗留在小城市里，即有走到了農村，可是不久他們像患思家病似的又回到城市來，這，農村中物質生活的陋劣是一個原因，最主要的還是精神的饑餓病沒法治療。所以——

第一，應該建「書報流通處」。

許多縣城里都找不出一張報紙，這是顯然的事實。書報流通處一定先從縣城里着手，再漸次普及於鄉村。這一書報流通處的組織者，最好由政府命令各級教育機關舉辦，再由私人輔助。單是私人的創設經濟和精神都有限，很難配合客觀的要求收到圓滿的效果。湖北戰時教育促進社很有從這方面努力的企圖，我希望政府予以精神上和物質上的便利。

鄉村的文化水準是非常低下的，因此一般的書籍，是不被民衆所接受的。通俗刊物，連環圖畫，歌謠，鼓詞，圖畫等只要富有抗戰的意識，都應收羅進去。至于報紙，就現在的各種大報而論，無論是新聞或社論，都是民衆看不懂的，必須用白話翻成壁報形式，到處張貼，並且報紙到得鄉村，時間

度。觀諸現時日意，慮僞間使節往來之頻繁，交誼之密切，日意關係必不因我國一票之助而疏遠，亦即可斷言。

五、退一步言之，假定承認意併阿可以增進英意現有之友誼，然設因英意入證之改善而失去英意以外各方面之同情，則未見為利。此中輕重得失，不能不慎為權衡，以美國言之，史汀生主義，至今尚為印政府所堅守，對於僑滿固如此，即僑商就緒之美意商約亦因美國不肯在條約中改用阿比西尼亞皇帝稱號而功敗垂成，其對於意併阿問題之堅決反對，可以想見，英國對意德妥協亦為美國輿論所不喜，美國本非國聯會員國而猶忠於國聯所揭發之主張，我國以會員國及被侵略國之雙重資格，如附和推翻國聯承。意國併阿之決議案，自必削弱遠東最大國家對我之同情。

六、再以蘇聯言之，反對侵略，擁護國聯權威，本為蘇聯一貫之主張，日昨蘇聯駐法大使且已明言，縱國聯其他會員國贊同承認意併阿，蘇聯亦提抗議。蘇聯對我國之援助，已有事實證明，如我國置身於贊成票者之列，以致引起蘇聯對我之大望，亦非增進中蘇現有友誼之道。

七、抗戰事起，世界弱小民族及世界一切公正人士莫不同情中國，「贊成日本」，中國「得此等道德上之同情與援助，至為感奮」，中國與阿比西尼亞同為被侵略之國家，世界弱小民族與公正人士之堅決反對，承認意併阿不可不喻，爭取國際同情，亦有喪失之虞。何況英國保守黨以外之黨派及多數人民，均不贊同張伯倫之政策，援助中國又最為熱烈，張伯倫能貫徹其政策與否，尚屬疑問，若我從而附和之，即失去英國大多數人之同情，似亦為老成謀國者所不取。

或謂我國在國聯可採取之態度，除贊成或反對以外，尚有棄權一途，棄權似可以消極表示我對承認意併阿一案之不贊成，又不致過傷英意之感情。然稍加熟慮，吾人不能不謂此種折衷辦法，事實上

性早已失去，書報流通處宜備收音機一座，當天聽到了戰報的報告，立刻記錄下來，告訴民衆。

但農民因爲忙於勞作，很少開工夫閱讀書報，而且沒有養成這種習慣。同時還有許多目不識丁的人，縱使書報，也等於沒有。所以

第二，應該建立民衆俱樂部。

俱樂部的位置，不必過於富麗堂皇，一切陳設，除書報外，四壁應多張貼些驚心動魄的抗戰海畫。油畫，標語之類；此外應設演講所一座，每晚六時舉行抗戰演講或日頭講演，但講演之前，須先映電影一次，（政治部電影股拍竣的新影片，紀錄片須多製些考貝，分發各地）這樣既可引起農民的興趣，對於不識字的人也可灌輸一些抗戰的常識，打聽警報所不能打聽的標格。不過講演無論用口頭或化裝的形式，材料應極端避免公式化；講從事農村工作的人的報告；農民起初的熱情很高，到將二次三次便低減下去，甚至怕怕地逃走了。這個原因是材料過於單純，枯燥……如沈起予所說的大都是「四萬萬五千萬人如何」未了是「最後的勝利屬於我們」那一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是關連到中國每一個民衆的日常生活，我們要抓住民衆的熱情唯一的方法是從當地民衆身上去尋取材料。

第三，應多設民衆識字學校。這句話似乎不是老調重彈。前兩年民衆識字會形過一種運動，識字學校，在江浙兩省也確實設立了很多，現在呢，政府還劃出了一筆經費，專辦短期學校，而這種學校的設立也普遍了各個農村。可是一查所有的教材，一如平時，縱有直筆，雖抗戰時的需要尚差十萬八千里！現在所需要的教育是遠成現代的國民，不是百年樹人式的希望產生幾個博士或碩士，尤其民衆短期學校，不是造就博古通今的人材的場所。因此我們的目的，不在使民衆多識幾個字而已，並且所識的字都要與抗戰有密切的關係。我曾經主張抗戰期內的民衆短期學校的課本內容，除與民衆日常生活用品——柴米油鹽外，國家，民族，防空，防敵，都是好材料。

此次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公佈的抗戰建國綱領中關於教育一項，有「改訂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戰時教育」之規定，我們希望政府在「推行戰時教育」的時候，特別注意民衆短期學校，因爲不識字的人要佔整個中國人中的絕對多數。

末了，我們重覆說一句，建設農村文化，政府固宜有系統的籌劃，以補文化人的經濟和精神上之不及，但文化人在抗戰時既不去精槍殺敵人，而這就是他不可諉卸的責任。

抗戰到底 威克

抗戰到底！
我們的紅血不是白流的。
在戰爭中，
敵人殘暴的手
把我們的大衆
指點成聰明，
槍教會了我們放槍，
教會了我們打游擊，
他迫我們攜起手來
用生命保衛自己的家鄉。

X X X

抗戰到底！
我們的紅血不是白流的。
炮火燬了
我們的河山，
城池
和土地；
同時也洗淨了
污穢，
陳腐，
在上面撒播了
新鮮
自由的種子，

效果上與投資成異。年前國聯會，表決滿洲問題對波蘭與暹羅案權之引起我國之憤慨，諒在吾人記憶之中，雖然投票贊成，猶冀或博得英意之好感，棄權則反致引起贊成者與反對者雙方之不滿。何況反對承認武力侵佔，爲我國應有之立場，絕無消極迴避之餘地，模稜兩可，亦有背於獨立自主外交之精神，故棄權辦法實一無處是。

總而言之，揆諸國際正義，衡諸法理，更從我國民族立場抗戰利益觀察，附和英國投票贊成案併阿，均非計之得者，棄權辦法，更爲無策，政府對於此項既有慎重之考慮，當已計及，惟願政府根據已付一貫之立場，以否認武力侵略爲在抗戰，我國之最重利益，最基本之國策，斷然決定不承認意併阿，以爲裁制侵略，維護國際正義和平之一助，我國抗戰前途幸甚，世界被壓迫民族解放前途幸甚，全國抗戰救亡總會籌備委員會

- 國際宣傳委員會
-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 戰地社
- 全民週刊社
- 華北流亡學生武漢同學會
- 華北救亡總會
- 少年先鋒
- 中華全國歌詠協會
- 大衆報
- 中國學生救國聯合會
- 中華文化協會
- 湖北戰時鄉村工作促進會
- 民族戰線週刊社
- 新華日報社
- 羣衆週刊社
- 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
- 世界知識社
- 抗戰三日刊社
- 世界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

一保衛大蘇北

(江蘇通訊之四)

鮑雨

(一) 敵從南通登陸

津浦北段，抗戰非常劇烈，敵人雖屬等，然如我將士個個奮力犧牲，敵膠縣被包圍時，我忠勇的數千守城軍（川軍）死力抵抗，結果敵人化了復軍的代價，城雖得，但只剩兵士一片。我數千壯烈長參戰者，都已成爲不朽的烈士，沒一個敵人的屍體。一般受傷的兵士，到不得已時，都將手揮揮炸毀自己。這樣壯烈的抵抗，敵人怎不胆寒了！所以數月以來，給他們的教訓已相當的多，他們也知道攻克徐州等於夢想，於是變更計劃，將一部份兵力從南通登陸，想襲我如皋東台，擾亂我徐州後段，想分散我實力。

敵從南通登陸，我們並不覺得驚異，因爲，早料及他們有這樣的一着。從前所以把它放過的原因，因爲得對敵，對於戰局上並無多大利益，他不妨開放一面，和南通通連，給他們推銷貨物（數月來，華貨從南通輸入的很多）收買糧食（雖然當局曾限制人民每人只帶米一担出口，但漢奸們的神通廣大，數月以來，糧食輸出很可觀）同時混進許多匪徒漢奸，在江北一帶，作野心的和亂，他們希圖不費兵力而得到江北各縣，所以在南通未失以前，漢奸的組織即大舉活動了，更有一部份匪徒，亦給他們利用了去。

現因津浦的關係，所以不擇手段，派隊從南通登陸。登陸部隊，配着大砲飛機，恣意地轟炸燒殺

，現我□□部隊已在□□抵抗中。

揚州方面，因我游擊隊的活躍，於是敵在揚部（邵伯）間增加了三千人，並將公路附近的房舍樹林燒得乾乾淨淨。公路上，軍用車來往很忙，驟然地又有什麼新企圖。

並聞揚州的江北自治會委員長方道小亭，最近上南京活動僞省長之職。同時孫傳芳的兒子，孫宏立也到揚州積極活動什麼新的僞組織。

(二) 蘇北動員工作

在敵人幾面緊迫中的還餘着二十多縣的蘇北，有錢財小的人們，都早已跑開了；剩下的人家，大別分爲兩種：1. 爲保衛蘇北而努力，肯犧牲個走一切，任何危險都不顧退出的。2. 沒有多的錢，人不動，不得已而蘇北的，不消說前一種的人現正熱烈地參加動員工作，後一種的正在過着腐爛的生活。現將動員工作的大概情形寫在下面：

A 民衆總動員 因爲要使巨大的民衆抗日力量儘量地發生實際作用，於是民衆總動員委員會的組織。總會設在徐州司令官部所在地戰區所屬，設立省分會，縣分會，區分會，鄉鎮分會，蘇省分會，設在省府所在地——淮陰。

所謂使巨大的民衆抗日力量發生實際作用，那就是動員民衆踴躍地起來參加對日抗戰工作，這是艱苦的，並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收效的。目前的工作，雖不免過于趨重形式，但在實際方面也不無

有相當的成績。

B 民衆自衛隊 這是動員工作中一件急需的事，爲普遍組織民衆，訓練民衆，充實自衛力量起見，因有民衆自衛隊組織。各鄉各鎮凡年齡在十八歲至四十五歲的壯丁，除已加入別的隊伍，都已編入自衛隊。現正積極地在訓練和訓練中。

使人值得欽佩的，竟有許多年輕有志之士，請求當局分派他們到已失縣份去，組織民衆訓練民衆，最近省府派了許多自衛隊隊長及訓練員，向江蘇□□□□□□等縣工作去矣。

日前連水縣監犯六十一人，各縣名請求縣長把他們編爲敢死隊，上火線殺敵，縣長已答應了他們的要求，這六十一員在監是犯人，在火線上即成爲鬼子的勁敵。他們的精神，使我們非常欽敬。

C 文化方面 漢口的報紙刊物，到了徐州即止步了。南通未失前，在淮陰可買到上海報紙，但價錢費得很，每份時報要賣一角六分，每份上海小報，要賣五分。許多移動劇團，歌隊，文化人，都擁擠在徐州，所以在徐州可以說：宣傳工作和前線的抗戰一樣地熱烈。但別的縣份却冷落得很。比較熱鬧一些的，是新省會——淮陰。報紙有「戰報」「動員週報」「民衆喉報」等。附刊有「前衛」「士兵與民衆」「哨崗」「戰時婦女」等。救亡劇社，女子宣傳隊，工作相當努力，受訓完畢的二多百政訓隊員已分發到各部隊去。蘇北已開學的中小學校，計有三百多校。大的

書店，都關了門。

(三) 蘇北的另一面

京戲院在蘇北，很普遍地設着。每個城市差不多都有，像徐州淮陰等處不止有一個，每天戲院裏總是客滿，在戲院少飛到的地方竟日夜演着。我並不是說演着京戲的就不應該，但因為所演的戲大都是荒唐淫穢的。同時戲班裡有女藝員，看客中竟能發生出爭奪她們的事來。

在蘇北充滿着揚州妓女——尤其是在大城市，據我們的猜想，認為她們在這非常時期，生意一定更一落千丈，但可惜恰恰相反，他們的生意反比平時好得多，價費都漲上一倍了。

每到晚上，叫妓女的紅紙條兒成疊地在茶館旅館裏送出去；京胡琵琶聲熱鬧地從妓院的窗口飄出來——

「——他（她）們並不是不知道時局的緊張，但他們是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態度的。」

因過去一般區鄉長的貪污到現在，像借借抽選壯丁的機會，大受賄賂變種壯丁等類事情，屢次發生，這都是對於動員工作的一大障礙。

徐州第二區，實在有一個缺憾，這是蘇省唯一的大煤礦，並且完全是我們華人的企業。平時銷路很好。現忽高懸德旗，使人不勝詫異，據調查所得，是礦長和股東們胆小，恐怕徐州淪失，敵人一定佔他的煤礦，因此預先受權於德人，以為保身，

怕日人強佔，就不怕他們的同夥德人了嗎？這種可憐可恥的舉動，真像爲了怕強盜來搶他的財產，特請賊伯來守家一樣。

該礦長倘要保衛他的煤礦，何不把一萬多的工人，訓練成抗敵的鐵軍？敵人如來強佔，賈汪煤礦就是敵人的坟墓！

(四) 一個模範的母親

在這裏將介紹一個使人欽敬的古老的婦人，她是一個模範的母親，她是「保衛大蘇北」戰士們的母親！

事情是這樣的：淮陰某部隊裏一個補充兵在一天裏拋了槍掉開小雞，弟兄們找幾天找不到，忽在五天内他給他母親送來了，他母親是一個五十多歲的婦人，家住連水。

弟兄們帶他兩去見營長，她嚮營長下跪營長忙把她扶起來了。

「官長，我的兒子不爭氣，偷跑回家，這是我做母親的不好！」她聲音顫抖地說：「我並不是不明白現在的局勢，從前我爲了和他的爹生了氣，跑到上海，幫人家過日子，後到一日本人家裏，他們是開紗廠的，那時上海快要打仗了，我見到日本兵到他家裏去要他兒子——一個十九歲的兒子——去當兵，他們夫妻倆，年已老，只有這一個寶貝，沒得法，主人就騙他們說：孩子在前幾天到廠裏去，

不小心，一隻右手給機器軋斷了，現在在醫院裏，日兵來看，他就約他們明天再來，就在當天晚上，主人喝醉了酒，提着刀，把自己兒子的右手切去了，因此孩子沒去當兵。那時我見到這種事，我怪怨兩個人爲什麼好日子不要過要打仗！後來聽得了許多年輕人說的話，我明白了，這是日本人不好，一再的來欺我們，佔我們的地方，我們是不能不和他們拚的！上海打仗，我就回家來，老頭子死了，我的老二給征來了，我心裏雖難過，但對兒子只說：「你別怕，這是爲國的」這次他逃回家去，給我打了一頓，他說下次再不逃了，——」

營長聽了她的一番話，向她行一個禮：「你是深明大義的，（向她伸出一個大拇指）使我十二分的欽佩，不過軍法是很嚴的，現在——」他隨手抓到一根扁担，給老婦人，「給你這東西，你在你兒子屁股上打五十下吧！」

三個弟兄把她的兒子拉到後院，使他伏在地上，一個人按了他的頭，兩個人各按了他的腿，老婦人執了扁担，戰抖地打下去了，一，二，三，……打下去相當重，扁担頭給她的兒子屁股彈起來，彈得很高，她兒子在叫，她含着淚說：「這是軍法，誰叫你偷跑的！」

打了十下，她沒有力了，跌在地上了。

華北的日本傀儡

美·坎尼夫
無為譯

日本人因為沒法使蔣介石投降，同時又沒法使國民政府發生政變，連一個親日的統治，所以不能不在長城以南設立一個「中國人」的政府，來蒙蔽世人的耳目。日本的法西斯，明明在推行其大陸政策，但口頭上則口口聲聲說：他們這次對華作戰，是在對付共產黨；他們要世界各國多認中國是西班牙第二；日本這次對華的用兵，正和德義二國一樣的名正言順，好使世界各國對於蔣委員長不加援助。

華人完全反日

其實中國的情形，完全和西班牙不同，西班牙的大的地主，天主教會以及和外國有關係的大工業家，幾乎擁護佛朗哥式的統治。但在中國，則就是極反動的舊官僚，思想頑固的舊式文人，以及向來不願預聞國事的中產階級及商人，可說沒有一個是真正受日本人統治的，即以向來和國民黨擊柄不相容的華北人民而論，對於日本人

的統治，也是不樂意的；雖說日本目前

前在華北所樹立起來的統治，是以中國人出面，日本人自己不過在幕後劃策，但事實上，中國人是沒有一個贊成的，總之，在中國所謂「自治組織」，完全是日本的兵力所造成的，若沒有日本的兵力的支持，必致立刻倒台；而且這種兵力的支持，更將與日俱增，我們祇要一看「滿洲國」的情形，便可知道，再則，華北的組織，和西班牙的佛朗哥統治，在人物上還有一點不同，佛朗哥自己是軍人，他下面的軍人也很多，但在「北平臨時組織」方面的人物，則幾乎沒有一個能統率軍隊的；他們不獨沒有佛朗哥那般的體魄，同時也沒有了西班牙法西斯那樣的虎虎有生氣。下面關於此等傀儡的敘述，都以作者在華長期僑寓中耳聞目睹的材料作根據。如此，便可發見日人此項組織的弱點，現在且將北平「臨時政府」中的幾個人物說一說。

傀儡人物一瞥

王揖唐（議政會的常務委員兼賑濟部總長）是一個舊式的軍人兼政治家。但說也奇怪，他却是個佛教徒。他的日本朋友，可說較任何中國人還多，他是安福俱樂部創立人，這是在歐戰時用以選舉徐世昌做總統時所組織的；其後便認爲親日派的大本營。他起初是在德國學陸軍，後來便轉到日本留學，稍後便充奉天巡撫徐世昌的軍事顧問。入民國後，袁世凱和國民黨發生暗鬥，王揖唐助袁世凱在國會裏擊敗國民黨。他所擅長的地方是陰謀。自國民黨失敗之後，他便組織安福系，舉凡西原借款的借得，小徐（即徐樹錚）的出兵外蒙，日本對在國際銀行團中的勝利，都是安福系一手包辦成功的；所以安福系這一個名詞在中國人的心目中，無異是一個日本人在中國陰謀的集團和工具。因此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〇年之間，在國民黨勢力鼎盛的時代，這一輩所謂安福系的分子，也都消聲匿跡起來。不過，到一九一八一之後，蔣委員長爲了和緩日本的感情計，也曾引用過安福系政學系中的人。但到楊永泰被刺之後，南京的親日勢力，便日就式微，中日戰起之後，日人無法屈服中國，所以又利用到德來組織華北的傀儡統治。

董康

（議政會常務委員兼司法委員長），是一個研究歷史和法律的學者，今年已七十歲，在從前北京政府時代做過大理院院長和司法部長。自一九二五年後，他似乎翻印古書過日子；其後在北平某國立大學中擔任過教職；但是思想陳腐腐敗，並且沒有眼光和節操。

王克敏（議政會常務委員兼行政部長）是一個較有材幹的人，他做過留日學生監督，並做過駐日公使館參贊；在一九一七年時曾任中國銀行行長；在北京政府中曾兩度做過財政部長。在最近二年前，曾任北平政委會委員長。王氏先世果任巨宦，常於資財，所以王氏完全是一個財閥目前他的行動雖不是求財，但至少也在滿足他的虛榮心。原來中國做過官的人，假若「三日無官」做的時候，往往會發生「皇皇如也」的恐慌，所以做了官之後，非繼續做官不可。

湯爾和

（議政會委員長兼教育部長）是東京帝國大學的醫學士，曾做過北京政府的教育部長，他雖不是安福系的專屬分子，但是當時在北政府中的地位，却是靠安福系的力量。他和王克敏都是華北最反動的人物。齊燮元（議政會常務委員兼治安部長）本是江蘇督軍，但是並無才幹，在和盧永祥戰爭的時候，難得了吳佩孚

字的奧援，但仍然不能戰勝成永祥，到對峙戰爭之後，他的部隊都傷亡殆盡，成了空頭軍事，不久便趨於沒落。故可以說是一個沒出息的軍人。

高凌霨（攝政常委）在北政府時代曾做過農商部長，及農商銀行副行長；一九二三—二四年間，曾任北政府的國務總理，自一九二五年以後，也淡跡消聲了十多年。

徐世昌 有「臨時政府」主席之望，現尚未成事實，他今年已七十九歲了，是前清的奉天巡撫，一九一八年的被選為總統，是袁安福系的力量。徐氏是一個老官僚，同時也是一個極圓滑政客，除此而外，並無其他特長。據說

曹錕 是「臨時政府」另一候補主席。他是一個直系的老軍閥；他雖做過總統，可是他的總統地位，完全是一千五百萬銀圓買來的；他完全一個沒有意志的人。在第二次奉直戰爭的時候，曾為馮玉祥所拘囚，一九二六年後，便在大連作寓公。

吳佩孚拉不到

「臨時政府」那般人心中還有一個人物，那便是吳佩孚。他們想推曹錕做正主席，而以吳佩孚做副主席。吳佩孚是比較骨氣的軍人，他自從

失敗之後，一向沒有住過租界，他在外國銀行中沒有存款，在外國租界上沒有地皮，他那武力統一中國的計劃雖沒有成功，但他依然是愛國的，他大約不致於做外國人的傀儡。

傀儡勾當危險

真的，像吳佩孚那樣有才力，同時有正直，且負有相當聲望的人，是不會出來組織和全國為敵的偽政府的。因為有才幹有聲望的人，知道出來做這種勾當，不獨他的聲望掃地

以盡，同時他更知道這種勾當不是容易幹的。這種勾當顯然是漢奸賣國賊的勾當，看了東四省義勇軍的遍地皆是，華北游擊隊的風起雲湧，可知道種漢奸賣國賊的勾當，前途是凶多吉少的。史活倫在正月七日從上海發出的無線電報說：「日本軍隊因為設法產生一個政府樣的東西，來收拾其所佔領的廣大地域，所以不能不暫時停止一下軍事行動。……但是稍微有些身份的人，決不願做日本人的傀儡；無論在北平，或香南京，或者在上海，日本人連第二流的華人都找不到。

日本人原以為反對他們的，祇是南京政府，其他各省各地的要人物，都是歡迎他們的；一待南京動搖的時候，便會起來為日本人効力的。但事實上，日人不僅遭遇了南京政府的抵抗，更激起了中國全民的抵抗。因為這種抵抗是全中國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意志，所以各省各地的軍隊，不能不協同中央政府的軍隊共同抗日；到軍隊撤退之後，所有撤退區域中的中國一切行政機構也都隨之撤退，不為日方利用。日本人沒奈何，所以祇有收羅一般寡廉鮮恥的投機分子，來組織北平「臨時政府」。

傀儡可分三類

所以日本人現在所能收羅得到的人，大約可分為三類：第一類不過一些書記公務人員之流的人；第二類，稍有惡才，能為日人作爪牙之流；但這一類人，日本也並不十分信任，故處處加以監視束縛。第三類為僅有虛名，形同「竹尾走肉」的傀儡。此輩的名聲，雖知道的人很多，但他們在事實上並不是什麼運動的領袖，下面也沒有什麼團體和組織支持他們。所以日本人的利用他們，完全是因為他們有一個空名。事實上，日本人也祇能利用這種人裝裝樣子，否則日本人的大權，未免會旁落的。有了這一

般活屍，於是日本顧問便能運用其「全智全能」的才力，去駕御他們；發命令固然是日本顧問，而執行命令，也往往由日本顧問；至少命令的執行，須由日本顧問監督，所以名義上，是中國人所組織的「政府」，事實上，是第二個「滿洲國」。再則，這些傀儡，都須日軍的刺刀來保護，因為他們所做的是最不名譽的勾當，非有日本的武力保護，是不能一日存在的。還有一點，便是中日戰爭若延長下去，則日本的軍閥，必將愈形不耐，不耐的結果，必將對於這一第二「滿洲國」的控制約束，愈趨於嚴厲。做傀儡的，在一方面則受外國上司的壓迫；他方面，更受愛國志士的威脅，處境亦將愈見困難。除非是目光短淺，毫無節操，以及在派錢何的偽國際主義者陸伯煥等輩，決無人敢做出賣國家利益的賣國賊的勾當。

世人必能覺悟

現在，這個日人控制下的北平「臨時政府」已在朝鮮方面另派領事，並強迫朝鮮華僑承認，並強迫他們懸掛五色旗，對這個傀儡政府宣誓效忠。我想在不久的將來，日本人還將利用這個傀儡政府來接收西方各國在華的租界，改訂稅則，以便像「滿洲國」及其東一樣，對於日本的進出口貨，特別優待。到那時，世界各國國會認識這個傀儡組織的真面目。

中華政郵認為第一類新聞紙